

真真国女儿 著



荷影剑魂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荷影剑魂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荷影剑魂 / 真真国女儿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0.3

ISBN 978-7-5399-3658-1

I. ①荷… II. ①真…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032821 号

书 名 荷影剑魂
著 者 真真国女儿
责任编辑 王昕宁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新华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80 千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658-1
定 价 26.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檀溪惊魂	3
第二章	他乡故知	14
第三章	孔雀东飞	26
第四章	春波浮觞	37
第五章	离愁别恨	48
第六章	荷影月色	58
第七章	白玉人像	72
第八章	寒天暮雪	84
第九章	乡下书生	98
第十章	真心假面	109
第十一章	乱世佳人	121
第十二章	剑胆琴心	133
第十三章	汉宫春晓	146
第十四章	先蚕大典	159
第十五章	神医华佗	175
第十六章	拒婚江东	188



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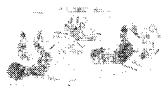
录



第十七章	王师南征	198
第十八章	长坂之战	211
第十九章	赤壁鏖兵	223
第二十章	今夕何夕	235
第二十一章	望舒遗恨	247
第二十二章	孙刘联姻	259
第二十三章	比翼翔云	272
第二十四章	玉碎情殇	285
第二十五章	鲜卑王后	299
第二十六章	此生此夜	308
第二十七章	梦残西域	319
第二十八章	铜雀高台	328
第二十九章	岁月其驰	338
第三十章	人生如寄	350
尾 声		361



楔 子



夕阳将最后一抹残红涂在赵家堡高峻的外墙上，墙内的演武场上一个跛足的中年人拈起一枝盛开的桃花，对身旁的少年道：“你再试试看。”

那少年先抱拳见礼，然后凝神举剑。中年人虽然腿有残疾，可是动若脱兔，腾挪辗转，疾如闪电。少年的剑越刺越快，如银蛇乱舞，寒气袭人。好半日，却见中年人突然停下道：“恭喜你。你的剑法学成了。”他手里的桃枝花叶俱被削去，殷红的花瓣落在演武场的白沙地上，鲜艳异常。

少年一愣，随即翻身跪倒在地，谢过恩师。中年人拉他起来，抚摸着他清秀的面庞欣慰笑道：“易水剑法终于后继有人了。”

不知不觉，月亮已经上来了，透过云层，将清辉洒在坞堡外雄伟连绵的群山上，静谧无比。少年搀着师傅往住处走去，师徒俩说说笑笑，喜悦异常。“易水剑法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少年问。

“当年荆轲游侠于邯郸，曾与剑客鲁勾践相交。后来荆轲受知于燕太子丹，入关刺秦，虽然功亏一篑，没能刺杀秦王，可他的义勇毕竟令暴君夺魄，为匹夫增气。于是鲁勾践将传家剑法以‘易水’命名，来纪念荆轲渡易水，赴秦庭的壮举。”

“我爹让我学武，只是为了在乱世中保护亲人和家产。可是我愿像荆轲一样，游侠天下，除暴安良。”少年满脸的景仰向往之情。

中年人停下了脚步，郑重地看着爱徒道：“古之游侠解人困厄，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然而这不过是匹夫闾巷之侠，虽能救人缓急，于世道兴衰存亡并无大益处。近世的游侠多为世家豪强子弟，不过以任侠为放荡犯禁的借口，甚至沦落为宗强比周，侵孤凌弱的横暴之徒。侠道的真意不是去漂泊江湖、快意恩仇，而是要效力于国家，怀君子之德，以兼爱之心，扶危拯溺，克定祸乱，解民倒悬之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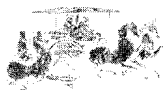
“师傅的意思是说，就像‘大隐隐于朝’，真正的侠义之士应该辅翼君主，建功立业。”少年领悟，他又小心地问：“那师傅怎么没有去朝廷做官？”

中年人伸出残损的手掌，他双手的拇指和食指均已不见，苦笑着说：“我年轻时也曾想以剑术效力国家，可后来遭到豪强的陷害，成了残废无用之人。自从董卓乱政，四海分崩以来，天下诸侯只知争权夺利，以至朝廷播迁，生灵涂炭。如今传剑于你，希望你将来能做一番拯民于水火的事业。”

望着坞堡外苍莽的群山和无尽的夜色，少年庄严地点了点头。



第一章 檀溪惊魂



建安十二年二月十二日，襄阳。

今天是荆州牧刘表幼子刘琮和表妹蔡氏成亲的日子。刘府内外张灯结彩，笙歌盈耳。除了亲友之外，荆乡九郡的官员士绅全都出席了盛典。入夜后，春寒料峭，一个高大的年轻人从花园走向大厅，想喝杯酒暖和一下。他叫诸葛亮，是刘表的连襟荆州名士黄承彦的女婿，平常在乡下读书，今日特地赶来贺喜。

大厅里丝竹悦耳，锦绣盈眸，不少地方郡守聚集在此处，议论纷纷。刘表的身体每况愈下，二子之中，谁为嗣子？曹操已经彻底击败袁氏，统一了北方，是否会挥鞭南下？孙权正在攻打江夏的黄祖，是否有意对荆州全境展开攻击？这些问题都令地方官员们忧心忡忡。大多数人只是悄悄地交换着他们听到的消息，默默估算形势。可是有一个人笑容满面地满大厅里周旋揖让，诸葛亮认出他是主持婚宴的刘备。

刘备形容奇特，一双耳朵几乎是常人的两三倍大。而且胳膊极长，垂手过膝，令他看起来有些驼背。不过最古怪的是他天生无须，下颌光溜溜的，半根胡子都没有。自古道“须眉男子”，胡须是丈夫气的象征，除了宦官和未成年的男孩子，成年男人均要留须。一个连胡子都不长的人居然在群雄并起的乱世，从一个不阶尺土的织席贩履之徒变成叱咤风云的枭雄，其心计手段绝非常人可比。诸葛亮不由暗生敬意。

刘备身后是一位高大魁梧，姿颜雄伟的军官，两道浓眉下一双清澈锐利的眼睛，机警地扫视着大厅里的宾客。他器宇沉静，举止稳重，颇有世家子弟的风范。无意中看到诸葛亮正向他注视，就移过目光，唇边掠过一丝近乎羞涩的微笑。

“孔明，你在这儿，让我好找。”诸葛亮扭头看去，原来是老同学徐庶。他少年时喜欢任侠击剑，曾在闹市杀人报仇，是名震中原的豪客。后来弃武从文，拜在



荆州名士司马德操门下读书。大多数同学不敢和一个杀人犯交往,对他敬而远之,只有诸葛亮不怕他,两个人成了朋友。当年徐庶看破刘景升父子毫无进取之心,游学之后就北上新野,投靠了刘备,一去就得到了重用。而诸葛亮因为和刘家有姻亲关系,一直不肯别寻出路,极力想劝说刘表采取他西取巴蜀,然后北伐中原的战略。

“孔明,你不是常自比管仲、乐毅吗?管仲和乐毅能建不世之功,是因为遇到了齐桓公、燕昭王这样的明主,能够大胆信任他们。如今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虽然人人都标榜招贤纳士,可是很少有人能真正让贤士尽其所能。刘豫州气度恢宏,屈己下人,是真能尽人所长的明主。孔明,你一心志恢宇宙,刘豫州有意逐鹿中原,你们志同道合,肯定能如鱼得水的。”徐庶真诚地说道。

“你向他提起过我吗?”

“嗯,还没有。”他其实已经向刘备提过了,刘备倒也愿意多收纳些谋士,他让徐庶把诸葛亮给带来见见。可是徐庶深知诸葛亮年纪虽轻,却极为自负,号称“卧龙”,自比管、乐,怎么肯召之即来?于是他委婉地劝说刘备亲自去见诸葛亮。刘备自平定黄巾以来,纵横天下二十年,什么样出众的才士没见过,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后生小子怎么敢要他屈尊枉驾,这令他觉得诸葛亮不过是祢衡之流的狂士,所以也没放在心上。碍着徐庶的面子,刘备只说军务繁忙,待有空再去隆中访贤。

徐庶一心要促成刘备和老同学见面,向诸葛亮解释说:“我不知道你肯不肯出山,所以不敢轻易举荐你。只要你愿意,我这就给你引见,如何?”诸葛亮不置可否地一笑,徐庶见他推辞,于是兴冲冲地带他去见刘备。

大厅里人更多了,刘备越发忙得不可开交。此刻,他正拉着一个眉目清秀的年轻人说话。诸葛亮认出此人名叫刘巴,是闻名荆乡的青年才俊,尤其擅长统筹钱粮。见刘备满脸渴慕,全副心思都在刘巴身上,诸葛亮停步不前,附耳对徐庶低语几句。徐庶一愣,随即点头。

诸葛亮转身下厅,又忍不住回头望去。大厅里灯火通明,衣冠楚楚的荆襄士绅还在往来说笑。刘表的长子刘琦走到刘备面前,附耳说了些什么,他们匆匆离开大厅,向后堂方向走去。好不容易摆脱了刘备的刘巴径自走出厅外,一脸厌恶的神情,把被他握了半天的手在袍子上擦了又擦。

婚后三天,从外地来贺喜的宾客纷纷告辞。刘表病重,作为本家兄弟,刘备替他来送别荆州外地的郡守。为了感谢他这些天来的操劳,刘表的妇弟蔡瑁特



地摆上一席酒单独宴请他。

宴席之上，大家又谈起了天下的战局。刘备认为应该联合逃亡塞外的袁氏兄弟，南北夹击，令曹操首尾难顾。蔡瑁顶不爱听的就是这种话，赶紧岔开道：“玄德，你少年时曾在卢尚书门下读书。他才兼文武，名著海内，言谈风仪，为一代士人之楷模。今天在座有很多后生晚辈，没有见识过他的风采，玄德，你得该给他们讲一讲。”

刘备年幼失怙，家境贫寒，孤儿寡母靠织席贩履为生。后来他的母亲不甘心儿子一辈子就作个小生意人，毅然拿出多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打发他去拜卢植为师。可是刘备天生就不爱读书，蒙混着上了三年学，结交了不少朋友，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辽西公孙瓒。天下大乱后，刘备跟着公孙瓒起兵平定黄巾，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威名。

别看刘备没从卢植那里学到什么真学问，可能跟汉末最著名的儒学大师上过学，就是一辈子的谈资，尤其在荆州的名士面前，可以不时地提一提。刘备于是滔滔不绝地说起了恩师当年的轶事，反正同学们都风流云散了，公孙瓒也已兵败自杀，不管如何粉饰当年的求学经历，也不会有人揭穿他。

“听玄德讲述先贤往事，如饮醇醪，诸位不可不浮一大白！”蔡瑁先喝了一盏酒，其他人纷纷附和，连连举杯。刘备从没见过蔡瑁对自己如此客气过，心里也很高兴，一连喝了好几杯。

酒至半酣，刘备向蔡瑁告罪，要离席更衣。主骑赵云紧随着他出来。蔡瑁说：“赵将军一早就陪侍豫州送客，到现在还没吃饭，该去用些酒馔了。我这里有几个小厮可以服侍豫州更衣。”

刘备自知是寄人篱下的客卿，从前蔡瑁对他冷淡，难得今天这样友好，就催着赵云去吃饭，以示信任。刘表的长子刘琦见赵云迟疑，说道：“你去吃饭，我正好和叔父出去散散酒。”有他在刘备身边，蔡瑁投鼠忌器，一定不敢轻举妄动，赵云放下心来，向他谢过。蔡瑁立刻命人给赵云设座上菜，长亭上其他的人还在谈论着桓灵年间的儒林名士和宦官外戚的争斗，谁都没注意二刘离席。

见刘琦和刘备走出去，蔡瑁忍不住暗暗地笑了。曹操和袁绍相持期间，刘备几次劝说刘表偷袭许都。尽管刘表没有听信他的挑唆而贸然出兵，可刘备的热心劲儿让执掌荆州兵权的蔡氏家族起了疑心。上个月袁氏兄弟的使者带着求援信到荆州哭救，刘备再次鼓动刘表奇袭许都，甚至提出了由刘琦带领荆州兵马，他率领部曲辅佐的建议。刘表对此不置可否，蔡瑁却嗅出了危机，决定除掉刘备，以免后患。只是刘表爱惜名声，又和刘备有所谓的同宗之谊，不能把杀他的



事儿搞得满城风雨。而且刘备身边的那个赵云看起来不像是个好惹的，有他寸步不离刘备，刺杀的计划不好执行。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蔡瑁自认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在刘备上厕所的时候给他致命一击。

宴席上赵云寸步不离，可是他无论怎样也不会陪刘备一起如厕。长亭宴客前，蔡瑁命人在亭外兴建了一间临时厕所。里间的地已被挖空，上面铺着木板，只要刘备进去，立刻有人把机关拨开，让他掉进陷阱，事先埋伏在地下的武士会把他杀死，把尸体直接埋在地道里。更妙的是，刘琦自己要求和刘备一起出去，刘备被杀后所有的嫌疑都会落在他身上，要受全天下人的怀疑和指责，而刘琮也能越过长兄顺利继位。想到下一任的荆州牧还是蔡家女婿，蔡瑁得意非凡。

厕所建在离长亭两箭地远的一个小树林后面。打量四周没什么人，刘琦赶紧恳求刘备向刘表说情，允许他带兵去增援江夏。刘备一听就明白这是刘琦拥兵自安之计，他也不想荆州的军权全部落在蔡家手里，可刘琦并没有领兵的经验，江东之主孙权亲自率领精锐部队进攻江夏，前锋是甘宁这样久经战阵的名将，刘琦贸然出战，只怕凶多吉少，万一战败，正好给蔡瑁等人口实，连刘备自己都会受牵连。他于是告诉刘琦少安毋躁，等江夏的局势明朗些，再说不迟。

他们边谈边走，不觉来到了厕所前。厕所的外墙蒙着一层紫缙，一股股浓香扑鼻而来，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奴跪在门口恭迎他们。刘备是贫寒出身的人，最憎恨豪门世家暴殄天物的行径，于是皱着眉头在厕所前踟蹰不进。刘琦见刘备不用，乐得自己进去享受一番。

厕所后面就是一个小树林，刘备径去那里方便。忽听林外有响动，他以为刘琦已经完事了，于是走出了树林。只见一个锦袍玉带的人端坐在一匹高大的白马上东张西望，正是蔡瑁的幼弟蔡璘，他后面跟了一群膀大腰圆的部曲。见刘备从小树林走出来，蔡璘脱口而出：“你怎么没进去？”

刘备一愣，心念如电，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奥妙，惊出了一身冷汗，不过外表极其镇定。“我刚出来。你的坐骑神俊不凡，我怎么以前没见过？”刘备笑着走到蔡璘的马侧，拉住缰头。

“噢，这是我新买的马，叫的卢。”蔡璘左顾右盼，想找个人问问究竟发生了什么。刘备见他分神，突然把他拉了下来，翻身跃马，狂奔而去。

长亭内，赵云刚吃完饭，见蔡璘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在蔡瑁耳边低语数句。本来笑眯眯的蔡瑁立刻变了颜色，大步冲了出去。赵云心知有异，急忙跟在后面，和刚跑进来的人撞了个满怀。赵云一看，原来是刘琦，忙问：“豫州呢？”

“他不见了。”

蔡瑁等人已经上马向西疾驰。赵云的马术极好，很快就追上他们。他赶到蔡瑁身边，厉声问道：“刘豫州在哪儿？”

“他抢了我弟弟的马，有从人说他往这个方向去了。”

一行人不再说话，各自加鞭。襄阳城西不远处，有一条叫檀溪的小河。蔡瑁等人追到此处，都勒住了马缰。刚才一路上他们都能看见新鲜的马蹄印痕，可是蹄印到了河边就不见了。难道刘备骑马过河了不成？檀溪虽然不算宽，也不算深，可是水流湍急，河床上尽是淤泥流沙，这里野渡无人，没有船可怎么过河呢？众人百思不得其解。

赵云心急如焚，忽然看见河边一棵老柳树的断枝上挂着刘备的两梁进贤冠，又有人看见刘备今天早上穿的赤色袞衣纠缠在溪边一丛芦苇中。有汉一代士大夫最重仪表，轻易不会弃置衣冠。有人猜测刘备已经过了河，也有人猜测刘备已经淹死在河里了，可以到下游检看一下。蔡瑁心想，今天反正已经把刘备得罪了，除恶务尽，一定要见到他的尸体。他于是点头，大家一窝蜂似的向下游方向驰去。

赵云先和大家并辔骑到河边的一片小树林边，故意慢了下来，等别人都过去后，拨马转回到檀溪河畔。他仔细观察了刘备的马蹄印最后出现的地方，又站到马鞍上，极目远眺对岸。檀溪不是很宽，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沙滩。如果刘备真的过了河，马蹄带上来的污泥会在沙滩上留下明显的痕迹，可是对面什么也没有。

赵云突然想到檀溪是一条从北往南流的小河。新野处在襄阳的北部，刘备若想安全，必会溯溪而上。河边散落的两梁冠、袞衣之类，无非是他故布疑阵，好让追兵往下游或是对岸去寻找。如今春草初生，马蹄会在嫩草皮上留下印迹，为了不让追他的人发现马蹄印，刘备一定是在溪边浅水中行走，所以刚才蔡瑁等人什么也没发现。顺着溪流走了不到二三里，赵云果真看见马蹄印又出现在河滩上。

地势渐高，前面群山杂沓，天色也不早了。赵云越来越着急，额上开始冒汗。他又往前赶了一阵，忽然看见刘备的马蹄印进了溪水拐弯处的桑林。初春正是农家采桑养蚕繁忙的时候，桑园内外本该处处欢声笑语，这里却寂无声响，让人感觉异样。更让赵云心里发憊的是，追踪了一路的马蹄印，到桑林里突然消失了。远远地他似乎听到了几声犬吠，随即又是寂静。

赵云勒住了马，大声喊道：“有人吗？这里有人吗？”

忽听有人轻轻“嘘”了一声，赵云惊喜交加，催马向前，却见不远处树上坐着

一个垂鬟少女。赵云刚想问话，只听她阻止道：“别过来！”那少女指指她坐的树枝，低声说道：“你的马会惊了我的蚕儿！”

顺着她的手指看去，树叶间蠕动着上百条翠绿的肉虫子，四五寸长，又肥又大，侧耳听去，能听到它们吞噬桑叶的“沙沙”声。“这……这是蚕吗？”赵云身经百战，可这些肉乎乎、碧莹莹的大虫子让他毛骨悚然。

“对，你难道不知道蚕马相克的道理吗？”

赵云虽是北方边地之人，但在荆州多年，早已见惯了百姓种桑养蚕的景象，也听过蚕马相克的说法，于是后退几步问道：“姑娘，刚才有没有人骑马从这里经过？”

“我一大清早就在此牧蚕，除了你，再没人骑马到这里来。”

“牧蚕？”赵云诧异，他只知道有人牧羊、牧马，却不知蚕也是可以牧的。

“对呀，这可不是普通的家蚕，它们是冰蚕，需要放到树上去吃桑叶，所以得天天牧养。”眼前少女笑语嫣然，娇俏可喜，但赵云无心和她多谈，拱手谢过，就要拨马回身到林外再去找刘备踪迹，却听她问道：“你在找谁？”

赵云只得把刘备的模样略略描绘了一番。她脸上掠过几丝惊讶之色，随即笑道：“半个时辰前倒是听到阿狸在大呼小叫，也许阿狸知道。”

春季采桑，少女们都是成群结队的，阿狸多半是她的女伴。“我可不可以问她？”赵云期待地说。

“你可以试试看！”少女说完，打了个响亮的唢哨，只听桑林间传来一阵急促的奔跑声，一条金毛巨犬蹿了出来。少女从树上跳下，抓住了它的后颈，笑道：“你想问阿狸什么？”赵云哭笑不得。

“阿狸虽然没有会说话的嘴，可是它有会找人的鼻子。如果你有你要找的人的东西，给阿狸闻一闻，它一辈子都不会忘。”阿狸温顺地偎依在少女腿边，仿佛听得懂她的话似的，抬头看看赵云，骄傲地摇着尾巴。

赵云下马，把刘备的衣帽从马鞍后取下，拿到阿狸面前。它闻过以后，随即发出似哭非哭的呻吟声。少女抬头笑道：“阿狸认出衣服上的气味了。”

“我能借它一用吗？”

那少女答应，又打了个唢哨，林中走出了一匹驮着两个竹筐的青驴，对赵云说：“等我把蚕儿收好，和你一起去。”

刘备没穿骑马的箭衣箭裤，虽然蔡瓚的马鞍垫了多层软厚的皮革，可是几十里路跑下来，臀部和大腿内侧都磨出了血，疼痛难忍。他到了溪畔的一处桑林，



刚进去，就见一头恶犬凶猛地扑了出来。的卢马受惊，窜出了林子。刘备用尽最后一点儿力气，才控制住它不往回跑。

又走了五六里地，远远看见溪畔有几间茅屋，他拼命赶了过去，希望有人能救助他一下。可是令他失望的是，屋外的小院落虽然收拾得干净，却没有个人影。刘备想翻鞍下马找口水喝，不料臀部早先流出的血此刻凝结在马鞍上，下马如揭皮一样痛苦。他“咕咚”一声栽在地上，好半天才缓过神，一点一点把身体拖到了屋子里。

忽听门外远远地有人马之声，刘备立刻警惕起来，把身子挪到门后。却听门外有个娇嫩的声音问：“这是你要找的马吗？”

门外有个男人低低回答了一句，刘备难辨敌友，越发竖起耳朵。“哎呀，怎么马鞍上都是血？”那男子惊道。

刘备大喜，他听出了那是赵云的声音，刚想叫他进来，一只巨犬窜入屋内，跳到了他身上，在他耳边喘息不已。刘备大惊，一动也不敢动，只听脚步杂沓，有人跑了进来，一个女子娇叱连声，那巨犬方才离开。刘备还在惊异之中，见赵云已经跪倒在面前，满面羞愧地施礼道：“末将保护不周，令明公受惊了。”

刘备顾不得答礼，只说：“水，给我点儿水。”

赵云不敢离开，抬头看那少女，她在门外用铁链把狗拴好，进来看到赵云求助的眼光，微笑着说：“好，我去溪边汲些水来。”

趁此机会，赵云赶紧询问刘备为何中途逃席，他把发现蔡氏兄弟陷阱的事儿简单说了一下，刚想问赵云是怎么找来的，却听一阵细碎的脚步声，那少女抱着个水罐子回来了，罐子上还扣着一个小陶碗。赵云从水罐中倒了一碗水，对着日色仔细看过水质，然后把手上扣箭用的银扳指丢到水里，晃了几晃，见水不变色，才将扳指取出，将碗洗过，重新倒水，送入屋里。

刘备失血后格外干渴，连喝了三碗水之后，顿时精神了些。看出刘备不能坐，那女子赶紧搬来了一个小木几放在他面前靠着。刘备刚才只看到她的裙裾和裙下若隐若现的玲珑木屐，现在终于看清眼前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穿着青色葛布外衣，衬着月白色的粗布裙子，虽是一副村姑打扮，却如琼林玉树般，耀人眼目。见他看着少女发愣，赵云颇觉尴尬，只得说道：“就是这位姑娘帮我从桑林那边找到明公的。”他又回头对少女介绍说：“这位是左将军领豫州牧皇叔刘备。”

“我记不得那么多名字。”那少女微笑着，不卑不亢地向刘备施了一个见长辈的家常礼。

刘备点头致意，随即叹道：“姑娘，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

“真的吗？豫州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像我的人呢？”那少女满面惊喜。

人和人之间的相似处，常如水中幻影一般，猛然看去，分明存在，可是定睛再瞧，反而找不到了。刘备仔细看看她的五官面貌，也就不怎么敢确定了。“我想不起来了。”

“没关系，日后豫州想起来了，若能让阿芷知道，定当感激终身。”那少女脸上掠过一丝失望。

“对了，姑娘贵姓？”刘备和蔼问道。

“小女姓秦。豫州是长辈，叫我阿芷好了。”

“秦姑娘，这是你的家吗？家里还有别的人吗？”刘备见天色已晚，今天显然赶不回新野了，有了赵云做伴，他不用担心蔡瑁等人的追兵，倒想找个地方休息一晚，明天再走。

“我在那边山上住，离这儿二十里远呢。家里除了我，也没有什么人。”见刘备和赵云都看着她，她解释道：“我四岁的时候母亲就过世了。从小被寄养在亲戚家里，是个孤女。”

刘备不由叹了口气，他自幼没了父亲，跟着母亲艰辛挣扎，最是同情孤苦无依的孩子。夕阳从茅屋的窗口照射到小屋里，大家一时无语。好半天，刘备方道：“秦姑娘，天色已晚，你要赶路的话，现在就快走吧。子龙，给她一个金钱作谢礼。”汉代以圆形方孔的铜钱为流通货币，可是官吏贵族常将黄金铸成钱状或各种瑞兽的样子，作为赏赐。这次刘备来襄阳贺喜，带了不少这样的金钱。他觉得给一个村姑一小块金子，足以答谢她救助之恩。

赵云答应了一声，却不掏钱，上下打量着那少女。她觉出了他目光中的惊异，假作不介意，屈身对刘备说道：“天色晚了。不如这样，小女敢请刘豫州和这位将军……”她看了赵云一眼，不知如何称呼，赵云一抱拳，说道：“敝姓赵，名云。”那少女颌首一笑，接着说道：“请刘豫州和赵将军屈驾寒舍，蜗居虽然简陋，可是热汤总还有一碗。”

刘备被她说得怦然心动，他在潮地上趴久了，又冷又饿，一碗热汤，听起来格外诱人。只是他臀部和胯下受伤颇重，骑不了马，二十几里的山路，怎么走呢？那少女像是猜到他的难处，笑着对赵云说：“请把将军的氈衣和刘豫州的袈衣结在一起，然后系到贵骑的马鞍下。这两匹马的高矮差不多，只要它们走得快慢一致，刘豫州就可以安心躺在氈衣上，免去鞍马劳顿。”刘备觉得此计大妙，刚想答应，见赵云使了个制止的眼色，于是默然不应。

“天色已晚，山路崎岖，既然两位不纳薄意，阿芷得走了……”她秀眉微蹙，楚



楚动人。

却听赵云笑道：“好个可怜的采桑女，光是你耳上的这对合浦珠，就能买下这一带所有的桑林和田地。”刘备这才注意到那少女的耳朵上竟戴着一对莲子大小晶光溜圆的珍珠，映着夕阳，发出一层淡淡的粉红色光晕。只是她的秀脸如芙蓉初绽，清丽不可方物，肌色玉曜，令任何宝饰都黯然失色。

那少女脸上满是恶作剧被发现后的又得意又惋惜的神情，伸手摸摸耳垂，很钦佩地说道：“我以为这身采桑女的装扮无懈可击，可是忘了摘耳环，被看出了破绽。赵将军，你好眼光！”

刘备一生经过无数风浪，今天差点儿被一个少女骗倒，心中恼怒，但他脸上并没露出来，只淡淡地说：“好个顽皮的孩子。你的父母究竟是谁？”

“阿芷从小就没有父母，真的是一个孤女。既然刘豫州和赵将军不愿赏光下榻寒舍，就此告辞了。”她说完，头也不回，转身而去。

听她走远，刘备自嘲笑道：“今天真被蔡瑁害苦了，慌不择路地逃到这里，居然差点儿上了一个小丫头的当。”

“农桑为天下根本，就是巨族豪门，也常有女眷在陌上采桑，本不足怪。只是这个女子不是本地口音，而且言谈举止也大异寻常，还是小心为妙。”赵云倒是持论公平。

刘备心想此处离襄阳不过七八十里，还是蔡瑁的势力范围，这个少女神秘莫测，不可不防。想到此处，他感激地看了赵云一眼。见窗口透过的日光越来越黯淡，刘备忍不住说道：“那个秦芷到底是个小姑娘，一个人摸黑走山路，可怜见的。乱世当中，要遇到坏人怎么办？子龙，你刚才应该送送她。”

“看她举手投足，显然身怀武功。她的坐骑很好，又有一条恶狗相伴，人也聪明，坏人应该怕遇上她才对。”赵云猜那少女家世富贵，否则不会连那样精美硕大的珍珠耳环都视而不见，这样人家的女儿，如果回去晚了，恐怕早就有几十上百个奴仆打着灯笼火把来找了。他正想着，远远地传来一阵人喊马嘶的声音，他的脸上不觉浮出了微笑。

人马声越来越近，赵云不敢大意，握住了宝剑，挡在刘备面前。却听有人惊喜叫道：“的卢，你在这儿！”又听一个说：“这是赵将军的马，子龙，子龙，你在哪儿？”赵云听出是刘琦的声音。他不敢贸然回答，回头看刘备，见他点头，这才迈步行出门说：“刘豫州在此。”刘琦听说刘备还在，高兴得忘乎所以，滚鞍下马，冲进小屋，抱住他大哭起来。

门外蔡氏兄弟有些尴尬，蔡瑁心疼地看着余汗未消的爱马，用象牙雕花小刀

去抠马鞍上的干血。赵云搀扶着刘备走到门口,虽然脸上头上都是土,样子狼狈不堪,刘备还是满脸堆笑地对蔡瑁说:“德圭,令弟的这匹马真是天下名骏呐,我不过想春郊试马,跑上两圈,谁知道它会把我带到这儿?嗨,令诸位操心了。”

门外蔡氏诸将本来预备着刘备要当面揭穿他们的阴谋,听他轻描淡写地把逃命说成试马,显然是不想和蔡家翻脸。蔡瑁知道今天反正杀不了他了,就顺坡下驴,笑呵呵地说道:“玄德今早是喝得太多了,所以借着试马逃席。我早就跟他们说过你没事。不过没想到这匹马能跑这么远。咱们得再回襄阳喝一次,这次到我家去,不醉不休。”蔡氏诸将纷纷附和。

刘备赶紧说他伤势严重,不能再骑马了。蔡瑁心想如果今天刘备不回去,定会有人把这件事捅到刘表处。虽说荆州的实权在蔡家手里,可是刘表毕竟是朝廷委派的官长,如果他心生嫌隙,对蔡家的将来不利,于是笑道:“不要紧,找几个健壮的军卒驮着你就好。”

刘备不敢过分拒绝蔡瑁,于是答应回襄阳,不过他不愿让军卒做牛马一样的活儿,指示刘琦和赵云把大氅的两头系在他们各自马鞍下,做成一个巨大的兜囊,卧在其中,又软又稳,比让人背着舒服多了。

出发前赵云又特地去给刘备倒了一碗水,等他喝完了,重新回到屋里,把两枚金钱投在瓦罐里,把碗仔细地扣上。见屋后墙上有一扇木板门,他走过去推开,门外残阳如血,触目所及,尽是断壁残垣,杂草丛生,荒冢累累,寒烟漠漠。他怔了片刻才离开。

蔡瑁生怕刘备对刘琦说出什么不利自己的话,一路上嘘寒问暖,客气得不得了。赵云知道他对荆州的风土人情最为熟悉,问道:“蔡将军,此处可有什么荆州贵人的田庄别业?”

“这里都是荒山、荒滩,赵将军何出此言?”

“我来找刘豫州时,经过一大片桑林,里面修剪得那样齐整,还以为是谁家的产业。”

蔡瑁看了他一眼道:“赵将军新来此地,不知道你们刚才经过的是我们这里有名的鬼林、鬼屋。十几年前,这里有个挺大的村子。可是有一天突然遭了殃,全村的男女老少,乃至鸡鸭牛犬,死得一干二净。我听到有人报告此事就来查看,开始担心是瘟疫,想赶紧征发人夫掩埋尸体。可是随行的医人告诉我这里没人得病,他们都是被利剑刺死的。”

赵云“啊”了一声,问道:“是乱匪干的吗?”